

妙禅集

郑奇中国画集

郑奇 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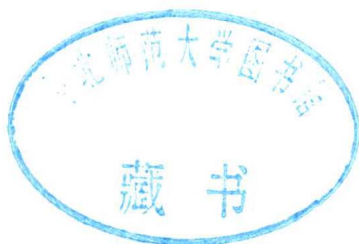
妙禅集·郑奇中国画集

附：画外喃喃

郑 奇 著



01676662



荣宝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郑奇中国画集 / 郑奇著. — 北京: 荣宝斋出版社,
2009.9

(妙禅集)

ISBN 978-7-5003-1133-1

I. 郑… II. 郑… III. 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6628号

总序

我的中国绘画学术和艺术历程与禅修的历程是绞绕在一起的。

大约在1979年(时年虚26岁),我鉴于清代四大画僧的杰出成就,觉得佛教对成就艺术大师必有莫大的作用力,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各地佛教协会开始酝酿成立,寺庙渐渐恢复,但“文革”的惯性冲力仍很强大。我父亲反对我出家,出于孝道,我退而求其次,考了中国绘画史的研究生。读研期间,因研究文人画而涉及南宗禅,初读《坛经》,似懂非懂间,觉得这是一个神奇而伟大的文献。但由于“左”的思想仍是正统,写论文时不得不采用一些“批判”的语气对待之,心底则已然受到巨大的震撼。这可算是我初入佛门吧!

没有师傅,纯靠自学,毕竟根基太浅,一不小心,便入歧途,觉得佛与凡夫之间既然只是一纸之隔,而这层纸已经被我捅破,我也就可算是佛了。一念之差,不仅没有刻苦修行,反而更增加了贡高我慢。思想、行为与社会不能和谐,个人名利不能如愿以偿,还不自己身上找原因,相反怨天尤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董欣宾合作期间曾想到高旻寺皈依,董欣宾先生送我前往,他怕我从此遁入空门,找理由将我拉了回来,这次不仅没有皈依,又生了许多口业。无奈中我们约定:此生我一定要皈依三宝,但时间、地点、师父由他来定。

直到1999年,欣宾先生生肺癌住院,我也生了一场大病,遍求名医无效,于走投无路时住栖霞寺月余,我自作主张皈依三宝,本振师父为我起法号叫“妙禅”。我没有告诉师父我以前学禅走的弯路,而“妙禅”恰恰击中了我的要害。悟禅要妙,不妙则无禅。顿悟固然妙,但它是渐悟的结果,企图一步登天,无异痴人说梦。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暂搁置禅宗而修净宗,从念经拜佛点滴做起,修平常心、平等心、忍辱心,从此渐入佳境。此后数年,春节都常在寺院度过,并曾在定山寺当过一期和尚,逐渐理解了不少大德的开示和佛教经典,转益多师,净、禅、密兼习,身心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慢慢消除了一些无明。

继而反观中西美术史,觉得千秋以来的艺术大师,用修行者的标准来衡量都还不到位,包括我曾经崇拜的石涛、八大也是如此。而当今艺坛,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从事理和情感上讲,众生是平等的,谁都可能是我的前生父母,未来的佛菩萨;而在现实中,真懂艺术者少之又少如“指甲上土”,不懂艺术甚至糟蹋艺术者却如“大地上土”。艺坛孰高孰低?前景如何?个人处于何种地位?个人能够做什么?应当做什么?自觉清晰而高远。名耶,利耶,诸事随缘,一切不强求。体悟着生命的本体,咀嚼着人生的价值,重视的是此生的尽头向何处

去,最难的是忏悔自己无始以来的罪障,改掉自身大大小小的缺陷,力求做一个至善完满的人。

至此,我的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飞跃。在美术史方面,我很想重写绘画史,立足绘画本体,揭示中国画不断发展(而不是明清以来每况愈下)的内在机制。而对徐渭、四僧、扬州八怪、齐白石、傅抱石等要作更为客观的评价。有些人不到大师级,不必强行捧为大师;有的人虽是大家,但大家也有大家的缺陷,不可视而不见,更不可不加分析一概吹捧和继承。在当代画家中,我认为刘海粟、吴毅、董欣宾是最为重要的人物,值得好好研究。

在创作思想上,我从佛教反对“我执”悟出了“个人风格害死人”的观点,对那些传统根基不牢而片面追求个性的做法进行直接的批评,明确告诫自己“个人风格不是追求的目标,仅仅是水到渠成的自然结果”,指出了石涛“我自有我法”对现代画坛带来的负面影响,强调风格的高度、厚度和质量,而不仅仅是风格的新奇。在艺术评论上,我提出了大师的标准,提出了格调重于意境的见解等等。

在创作实践上,我将历代技法探寻一过,自觉得已超出抽象、具象、有法、无法,只剩下一个至高无上的审美理想,它看不见,摸不着,却有一股强大的磁性吸引我的画笔,不断远离世俗的诱惑,通往一种奇妙的领地。它犹如虚空,遍布法界,任你进出,无比艰难而又无比自在,有时也感到一丝庄严和辉煌的召唤。

这一切,也许距离尽善尽美还遥远,但都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更是在不断的精进中悟出来的。在董欣宾老师谢世之后,我的这些想法更加迅速地冒出来,但尚未完全写出来、画出来。出版这本《妙禅集》,是将以前的成果(许多是董欣宾老师和我的共同成果)作一个总结,将今后的方向作一个提要。

《妙禅集》分二册,其一是“郑奇中国画集”和“画外喃喃”。集中了从30多岁到现在的一些代表作,从中可以看到我画风的衍变过程,当然也预示了今后的大概方向。“喃喃”是近年的画语录和短文,记述我个人的艺术观、人生观,也提出了今后的一些研究课题;其二是“艺术本体论”(文集),其中有些文章现在看来,已成过去,但就像人的成长,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各有可爱,同时也各有不足,读者可以各有取舍。本来还有一本是“古代名画新论”,大多是我在南京博物院工作期间进入库房阅读古画的研究赏析文章。出版社建议我将这部分文章划出本集,另行出版。这样就形成了现在的格局,一本以画为主,一本以图为主,理论与实践相得益彰。

当然我希望的是听到批评意见,那是我最需要和最应当感激的。

2008年11月26日

于苍龙驿

学术养浩气 笔彩铸心胸

——学者画家郑奇访谈录

记者 朱 同

编者按：郑奇，是一位奇人，出生于泰州姜堰市，1982年研究生毕业于南京师院美术系。曾随卢星堂先生学习传统中国画，随黄纯尧教授研习中国绘画史，1987年起与董欣宾合著一系列中国绘画本体学巨著，在“天地居”一住七年，完成了《中国绘画对偶范畴论》《六法生态论》《人类文化生态学导论》。董欣宾逝世后，他又带领弟子完成了董欣宾生前承担的国家九五艺术科学重点课题《中国绘画本体学》，二十多年间埋头做学问，并在创作理论上、艺术实践上取得了可观的成就。为此，他拒绝了市场的诱惑，安贫乐道至今。日前，本报记者朱同专程拜访了现任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郑奇先生，做了如下感人肺腑、令人振奋的交谈。

问：郑教授，听说十多年前就有一家大画廊主动上门要求宣传、包装你的绘画艺术，被你拒绝了，有这样的事吗？

答：（笑）有的。

问：你为什么要拒绝呢？

答：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在1995年前后，当时我在南京博物院工作，任《东南文化》杂志编辑部主任，北京一家有名的大画廊的一位工作人员来找我，要买我的画，问我什么价格，我回答“五千一方尺”，他们嫌价格定得太高，没有谈成。

问：你自己觉得价格是不是定高了？

答：不能说高，也不能说低。艺术品的价格与艺术水平常常不成正比，这一点我是很清楚的，我也不会很计较，关键是我当时不想进入市场。

问：为什么呢？

答：第一，圈内人众所周知，我与董欣宾长期合作，研究中国绘画本体学，董欣宾是我自己拜的老师，尽管对他的议论很多，评价不一，但他是当代最有才情的艺术家，这一点基本上是没有疑义的。早在20世纪80年代，董欣宾就开始苦苦寻找中国绘画走向世界的道路，一边著书立说，一边筹划办学校，也筹划进入市场。甚至还想改革中国画工具材料，他甚至还筹划办宣纸厂、颜料厂等等，但由于他的性格与世俗格格不入，他的奋斗历尽坎坷，进展缓慢，我与他一起奋斗，其中甘苦一言难尽。时至20世纪90年代，我从扬州调到了南博，如果在他的许多宏图大志还没有实现之前，我就自我炒作，我是绝对不会干这样的事的。第二，我那时在研究理论，画画的时间不太多，如果我不识时务地走市场，一旦宣传开了，供不应求，必然耽误我的研究工作，画画不好，理论也搞不好，两头落空，如果粗制滥造，应付市场，又与我的人格相违背，加之当时积累的作品不多，卖了也就没有了。因此我拒绝了市场的诱惑。其实，我当时经济上很不宽裕，但我有一句名言自我鼓励：“饿不死，就是我狠。”我常说，司马迁仅仅是饿不死，就写出了《史记》，我现在不愁吃，不愁穿，还怕什么呢？第三，我当时才调入南博不久，调来之前，我连中级职称都没有，而南博只看水平、不看其他，将我作为人才引进，我还没有报答这一知遇之恩，我必须努力工作几年，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由于这种种因素，我当时决定放弃进入市场的机会。

问：听说那时进入市场的画家现在都发财了？

答：是的。北京朋友与我没有谈成，就去找了另一位画家，马上成交，从那时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这位画家现在很富有，画价也涨到了每平方尺一两万。

问：你后悔吗？

答：一点也不后悔。

问:为什么呢?

答:任何事有得必有失。我这十几年得到了许多。董欣宾2002年10月去世,在他去世之前,我没有让他失望,所以心里很平衡、很坦然。董师逝世后,我于2003年着手写《中国绘画本体学》,这是董师生前承担的国家艺术科学九五重点课题,如果我不搞,项目就会被注销,我就对不起九泉之下的良师益友,现在终于完成了,心里也更踏实了。我与董师合作的书一共五部,这五部书中,一部属于社会学,其余四部属于中国画本体论、本体学,天津人美将本体论、本体学合为一套丛书,总称“中国绘画学科研究系列”,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填补了一个空白。

问:学科研究,填补了空白,此话怎讲?

答:古代中国画只有经验传授,没有学科体系,近代兴办学校,从西方引进了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绘画艺术教育,例如:解剖学、透视学、色彩学(光学),包括素描在内,都是自然科学性质的学科,中国画是艺术科学,它的基础应当是笔力学、造型学、水墨(色彩)学、章法学,这些与西方是不同的。对中国画的本质的认识、揭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与西方不同的体系,这是董欣宾和我提出并初步完成的。

问:不说不知道,我们也许是外行,真不可想象,中国艺术教育搞了这么多年,学科体系竟然一直是没的,如果这样,你们做的工作实在是太重要了。

答:不然我们就不可能抛弃那么多名和利的诱惑,一头扎进书斋苦这么多年了,这样做总是有动力的,董师连命都搭进去了。

问:那么,你现在打算不打算进入市场呢?

答:我已经50多岁了,在四十七八岁时,我生了一个怪病:甲状腺相关眼病,是内分泌失

调引起免疫功能障碍,导致眼球突出、复视,视力几乎丧失。谢天谢地,现在已经治好了,虽不影响正常工作,但我也准备再过多地研究理论了。著书立说,十分辛苦,没有好的身体是不行的,我的眼睛、颈椎都有不适,所以想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绘画创作上。另外,当今画界、理论界有个缺陷:搞理论的,画不好画;画画的,读不下去书,据说潘公凯曾经计划在中央美院培养一批学者型画家,但很难。其实,董欣宾是名符其实的学者型画家。我与他共同研究,收获很大,他的理论十分切合创作实际,他曾对我说:“我本不想搞理论,但我渴望有一种理论能够指引我成为大师,我看了许多理论家的书,没有找到这样的理论,只好自己研究理论。”他从1979年攻读研究生,研究笔力学,以后研究墨,研究色,他从技法入手研究技法原理,而原理是哲学思辨性的东西,这就使形而下进到了形而上,微观与宏观打通了,所以他的理论既高深,又实用,十分难能可贵。我与他在一起,掌握了这套理论,便时时有创作的冲动。不画画,手就痒,一动笔,就感到思如泉涌,创造力在爆发,心比天高,又有使不完的劲。所以,我想无论从身体出发,还是从思想情感和欲望出发,今后我都将以绘画为主。再一点,我既然是研究本体论、本体学,就应当在艺术创作上取得成就,才能证明我的理论不是空头理论,如同毛泽东,军事理论好,仗也打得好。否则,理论也不能服人。所以我将我的创作视为理论的佐证,理论的结果,甚至是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问:郑先生,你刚才讲得十分精彩,叫人听了十分激动,但你还没有回答我提出的问题,你的画打算不打算进入市场?

答:我刚才讲了这么多,正是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从历史规律看,任何人的作品迟早都有可能要进入市场的,我也不例外,但我不会为市场而市场。

问:什么叫为市场而市场?

答:为市场而市场,就是让市场牵着走,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追求,一味迁就买画者的

口味。这样的画我是画不出来的,我画画遵循应物象形原则,心物感应、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才会产生创作冲动、产生灵感;否则是无病呻吟,我画不出画来,至少画不出好画来。而凡是有感而发的画,都是心画,都不愿重复再画第二遍。有的画一挥而就;有的画画了一半灵感没有了,就放下不画,有的放了十几年,灵感来了再画。所以,绝大部分画都如儿女一样,舍不得卖。如果我带着卖画、送画、发表、参展、获奖等目的去画,就几乎画不出好画来。1996年去德国办画展,临时画了一批画,拿给董欣宾看,他也感到别扭,问我:“你画画时心里想什么了?”我说:“想着出国参展。”他笑了,说:“想哗洋取宠?”的确,这批画画得很难过。后来,出国前临时画的只带了一幅,其余带的都是以前的作品。我这一创作特点和性格决定了我进入市场的画作数量不会太大。我不可能因为客户喜欢什么风格就多次复制,迎合市场,也不会因一时卖不掉而着急,从最近容台艺术中心举办的学者型画家画展看,想买我画的人不少,如果松一点,便会一抢而空。但如果我把画全卖了,办画展、出画册就困难了,所以我只肯卖了少部分,而且也不一定是太高的价,只要买画者真懂艺术,与我有共鸣,我觉得这幅画找到了好的归宿,也就可以了。

问:有人说你的画像董欣宾,缺少个性,你自己怎样看?

答:这些年,老有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是这样回答的:第一,我曾经很想像董欣宾,最近又想学点吴毅。但凭心而论,想要像谁,是很难的,我也没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学了他们许多东西,还是像我自己。我20多岁学过卢星堂老师,学过“四王”,30多岁学黄纯尧老师,都没有学像,现在也是这样;第二,我后期的基本技法是来源于董欣宾,用的是他的一部分技法,抒发的是我自己的情感。我1996年出画集,林树中老师给我写序,他说我继承的是古人传统,荆、关、董、巨、扬州八怪,不说我学了董欣宾。这篇序我没有肯用,因为我吸收的董欣宾的东西是最多的;第三,由于受董师影响最大,尤其是在技法上,总有他的影子,所以许多人说我缺乏自我,怎么办?我一点也不着急。我对“自我”有独特的理解:我所需要的是

“大我”，是“自我”对“自我”不断突破的过程。我的今天不能像我的昨天，我的明天不能像今天。许多人都知道我画路很宽，古今中外的技法都会用一点，好像很不定型。是的，不能定型。毕加索一生都不定型，一生都在不断突破自我。一定型就死了，这不是“大我”，是可怜的“小我”。许多画家过早定型，过早结壳，从此不敢变，生怕变了卖不出去，怕人家说不像他的画，这些人被钱害了，被“小我”害了，从此自我重复，批量生产。画画的过程是抒发情感的过程，人的一生，每时每刻的情感是不同的，深度不同，引发的因素不同，表达形式也不同。我无法理解，许多人怎么能用同一种画法永远重复下去！这不成匠人了吗？董欣宾实际上是一生没有定型：80年代用长锋长线，潇洒畅达；90年代多用短锋积墨，浑厚华滋；晚年多用重彩。他还有许多重大的变革计划没有来得及实施，就离开了人世，我在这一点上是十分崇敬他的，我也会这样去做。第四，我追求的目标是人格的完善，我崇佛，重修行。我希望把我已经达到的人格情操用画表现出来，也希望用这种情操去感化他人，佛教的说法是自度，然后度人，倘能做到这一点，什么“个人风格”之类的小事，实在就无足轻重了！恩格斯的学说没有个人风格，并不渺小；巨然像董源，也照样是大家。相反，如果有了个人风格，而这种个人风格仅仅是一个有限的“小我”，这种个人风格还不如没有！从这点上说，“个人风格”害死人。但话又说回来，只要真心追求“大我”，个人风格怎么可能没有呢？！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阴。有朝一日，蓦然回首，发现个人风格早就很突出了。对此，我有十足的自信！2007年9月，我从新疆采风回来，画了一批重彩，许多同行很惊讶，说他们的思维跟不上我画风的变化，说我现在已完全不像董欣宾而有了自己的面貌了。我回答：更大的变化还在后头。但变化再大，骨子里头还会有董欣宾的精神。所以，我认为“自我”固然需要，但自我的品位、内涵才是真正的至关重要。那些没有品位和内涵的“自我”我是不需要的，而且不断突破自我的自我才是“大我”。

（原载2006年12月9日《美术报》）

“画外喃喃”目录

高僧不高	14
重新认识齐白石	16
争雁(一)	18
争雁(二)	20
抢肉骨头	22
“不怕”与“最怕”	24
赞叹	26
有钱能使鬼推磨	28
郑板桥最令我感动的事迹	30
想想岳飞	32
当下一念,照顾自己	34
挨骂	36
五十几岁才学会吃饭	38
不由自主	40
正月十五观烟花爆竹有感	42
艺术的定义(一)	44
艺术的定义(二)	48
艺术的本体(一)	50
艺术的本体(二)	52
抽象艺术	56
意象	58
意境	60
格调	64
关于“写意”	66
关于“写神”	68
弘一法师的书法	74
无心插柳方可成大师	76
如何看待现代中国绘画史	78
董欣宾与吴毅	80
诸葛亮、曾国藩、毛泽东用兵之不同	84
如何看待中国近现代史	86
赝品有没有价值	90
智慧 勤奋 刻苦(一)	92

智慧 勤奋 刻苦(二)	94
智慧 勤奋 刻苦(三)	96
眼怕手不怕	98
谈“写”	100
艺术与人生	102
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画	104
中国画线条的高难度	106
书画家与长寿	108
书画家与酒	110
沉下去	112
谈自我	114
董欣宾的三不	118
画匠与画家的区别	120
论紫砂壶画	122
有感于“学者型画家”(一)	124
有感于“学者型画家”(二)	126
有感于“学者型画家”(三)	128
保持定力 且自求道(一)	130
保持定力 且自求道(二)	132
谈书法的鉴赏标准(一)	134
谈书法的鉴赏标准(二)	138
品相	140
以鉴赏带鉴定	144
咏九龙湾	146
论雅俗	148
假山石面面观	150
题山水	152
题雾露荷花图	154
述怀	156
写文章的目的	158
致谢	160

中国画作品目录

花溪涌泉图	15
火焰山	17
天山正道是沧桑	19
远眺天山雪	21
观沧海	23
高天滚滚	25
青山夕照	27
五彩山	29
葫芦潭	31
戈壁河床	33
沙漠河床	35
丹山赤水(一)(二)	37
荒荒油云 寥寥长风	39
寒梅图	41
青云破晓	43
五彩云山	45
狂梅图	46
松岭夕晖	49
青松红岩(一)(二)	51
五彩湾	53
松石图	54
壮丽山原图	57
松石流泉图(一)	59
松石流泉图(二)	61
残荷图(一)(二)	62
仰观荷花分外高	65
绿竹图	67
山高树根深	69
无上大法与人天小果	70
八卦相错图	72
山花烂漫时	75
秋郊野游图	77
黄山朝晖雾中开	79

逝者如斯夫	80
韶华似水 壮怀如山	82
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85
千军万马古战场	87
三国鬼脸城	88
风尘仆仆真神仙	91
苍苍林海 茫茫雪原	93
五龙松	95
平湖夕照	96
可怜松	99
皖南小景	101
雨洗庐山翠如烟	103
相望于江湖	105
高山仰止	107
云卷松涛到九霄	109
西海雪意图	111
坝桥风雪	113
冰雪世界松愈娇	115
紫气东来	116
玉潭清韵	119
意仿玄宰	121
温暖如夜梦生辉	123
心中有真意 信笔走龙蛇	125
长河有落日 千里无阵云	127
松岩相依护 灵苗动远空	129
观江图	131
新藤古岩图	133
红日照前程	135
飞龙在天	136
天柱山图卷	138
冰川白云流水	140
千里来寻故地	142
云水绕山山更青	145
云雾山庄图	147
草也茵茵泉也清清	149
神仙之境在深山	151
天堂·地狱	153
十法界	155
瑶池梦影	157
寸草之心 三春之晖	159

妙禅集·郑奇中国画集

附：画外喃喃

郑 奇 著



01676662



荣宝斋出版社

总序

我的中国绘画学术和艺术历程与禅修的历程是绞绕在一起的。

大约在1979年(时年虚26岁),我鉴于清代四大画僧的杰出成就,觉得佛教对成就艺术大师必有莫大的作用力,萌生了出家的念头。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各地佛教协会开始酝酿成立,寺庙渐渐恢复,但“文革”的惯性冲力仍很强大。我父亲反对我出家,出于孝道,我退而求其次,考了绘画史的研究生。读研期间,因研究文人画而涉及南宗禅,初读《坛经》,似懂非懂间,觉得这是一个神奇而伟大的文献。但由于“左”的思想仍是正统,写论文时不得不采用一些“批判”的语气对待之,心底则已然受到巨大的震撼。这可算是我初入佛门吧!

没有师傅,纯靠自学,毕竟根基太浅,一不小心,便入歧途,觉得佛与凡夫之间既然只是一纸之隔,而这层纸已经被我捅破,我也就可算是佛了。一念之差,不仅没有刻苦修行,反而更增加了贡高我慢。思想、行为与社会不能和谐,个人名利不能如愿以偿,还不自己身上找原因,相反怨天尤人。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与董欣宾合作期间曾想到高旻寺皈依,董欣宾先生送我前往,他怕我从此遁入空门,找理由将我拉了回来,这次不仅没有皈依,又生了许多口业。无奈中我们约定:此生我一定要皈依三宝,但时间、地点、师父由他来定。

直到1999年,欣宾先生生肺癌住院,我也生了一场大病,遍求名医无效,于走投无路时住栖霞寺月余,我自作主张皈依三宝,本振师父为我起法号叫“妙禅”。我没有告诉师父我以前学禅走的弯路,而“妙禅”恰恰击中了我的要害。悟禅要妙,不妙则无禅。顿悟固然妙,但它是渐悟的结果,企图一步登天,无异痴人说梦。在师父的指导下,我暂搁置禅宗而修净宗,从念经拜佛点滴做起,修平常心、平等心、忍辱心,从此渐入佳境。此后数年,春节都常在寺院度过,并曾在定山寺当过一期和尚,逐渐理解了不少大德的开示和佛教经典,转益多师,净、禅、密兼习,身心都发生了许多变化,慢慢消除了一些无明。

继而反观中西美术史,觉得千秋以来的艺术大师,用修行者的标准来衡量都还不到位,包括我曾经崇拜的石涛、八大也是如此。而当今艺坛,情况就更加复杂了,从事理和情感上讲,众生是平等的,谁都可能是我的前生父母,未来的佛菩萨;而在现实中,真懂艺术者少之又少如“指甲上土”,不懂艺术甚至糟蹋艺术者却如“大地上土”。艺坛孰高孰低?前景如何?个人处于何种地位?个人能够做什么?应当做什么?自觉清晰而高远。名耶,利耶,诸事随缘,一切不强求。体悟着生命的本体,咀嚼着人生的价值,重视的是此生的尽头向何处